

孔 子 的 小 说



2 035 8136 5

孔厥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出版说明

孔厥是著名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作者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

本社曾于去年出版了他的《新儿女英雄续传》，这里选编的是他的十六个短篇小说。十六篇中，前十一篇写于1938至1943年间，后五篇是作者遗著；除《热情奏鸣曲》系手稿外，均在《当代》、《十月》、《钟山》等刊物上发表过。

1981.2.

孔厥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69,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4}$ 插页 3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500

书号 10019·3 249

定价 0.61 元



作 者 像

目 次

农民会长	1
收枪的人	6
一个非党布尔塞维克	18
朱苦鬼	34
郝二虎	39
凤仙花	45
二娃子	57
受苦人	65
父子俩	73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	83
一个受苦人的故事	105
小阿飞日记	129
两女子	148
荷花女	168
热情奏鸣曲	207
青春交响曲	225

农民会长

好老人家 我祝福你

那天，到了柳林子，我们就去找农民会长接洽。会长是个矮小的老头子，血红的沙眼里面，两泡白脓似的眼珠只露出钉点儿黑，对我们望了一下，仍旧做自己的事。我们一大串的话只得到他点头摇手的回答；也不瞧一眼，就把我们递给他的介绍信推开了。

我们问他：“为什么？”

他说：“区上没来过人，我不知道。”

“这就是区政府给你的介绍信呀！”

“咱老汉认不得字。”

“不要紧，我们读给你听。”

他却不用我们读，随手把信接了过去，摺成小方块，藏在女人般的大襟里。炕上红衣小娃哭了起来，他便丢下了我们。好一会后我们耐不住问：“怎么样？”他把抱娃的手空出一只来对我们摆了一下，说是要等村上识字的张震榜明儿从城里回来……“那我们怎么等得及呢？”他就还给我们信，诉说村上既没米买又没地方住，庄稼也已“割完啦”……

可是晚上，他却到一家家窑洞里去通知了：“公家来帮割

庄稼啦，开会开会！”据说老沙眼望出去，月亮叠有三个，满天星斗都生角；而他的黑影还曲折地拖上石级，就连半山腰张家和李家那两个瞎眼似的窑洞里也得到了通知。有些庄稼人还被他的髭须触得耳朵痒痒地，听到低声的关照：“区上来过人了……”很显然，白天我们后来去请来解释的区政府那个瘦小子，一句话就胜过我们十万句了。

我们还没工夫走五十步远，去欣赏那汽车路旁边流着白光的呜咽小溪，庄稼人已经披了棉袄，鸡群般飞来了，惊得真正的乌鸦反而“轰”地从柳树林里飞了开去。

只有老会长的手臂穿在棉袄的袖子里，还用带子束着腰。他蹲在坐下的人圈里，时常倾出上半身，用烟管在地上敲着，商量般地同这个说几句，又同那个讲两声；不象个会长，也不象当主席，却就象揩去他那小孙女的眼屎一般，慢吞吞地，他用说话揩去了庄稼人心上的疑虑；因而我们工作分配的问题，倒当场就解决了。

我们借宿在合作社。……老会长把我们当中的一人唤醒了。山谷里正回响着鸡鸣的尾声，黎明还是青色的。他的声音里饱含朝气，吩咐我们多睡一会儿，说：“我到十里铺去一趟。下地的时候，你们昨儿黑里派往哪家的就哪家去，累了就歇一歇。”他走了，真象是我们的祖父。

在区政府报告完毕，他回来时不放心地先来田里看我们。棉裤裆几乎下垂到地，那么吃力地拖着步，而仍然小心地，不使每一片伸到路上的辣椒叶子被脚踏过。

镰刀在我们手里杀杀地响，有一位同志还赤了膊。老会长向我们打过招呼，似乎又要叫休息，但是一看见我们割蔓莛

用的“围剿”方式，他就伸伸烟管想要指教我们了，可巧他的儿子长寿伸直了腰，对他笑着挥一下镰刀说：

“他们这样割可快呐！”

老人家就不以为然地闭了胡须里面的嘴唇，眼光斜到别处去了。开始踏勘地，在田里兜了一圈，不时弯下腰在看什么；还把一枝折了的亚麻竖起来，想使它不再倒下。

太阳晒得很凶。他把右手遮在额上，红眼睁得流了泪，遥望对面山上我们另一组同志的工作。早已脱清了晨雾的群山是赭色的，稀落地点缀着鲜明的或黄或红的田块，同志们和割下的谷堆小得象围棋子般散布在上面。当然他看不清，“他们是在工作吗？”他怀疑地问。明白以后不禁叹说：“太辛苦啦！”

后来他采了个南瓜，双手抱着，顺便带回去了。

午饭后我们到他家里，见他蹲坐在炕上，一个两条小辫子的女孩在给他捶背。问他老人家怎样了，他从两膝之间抬起头来说：“没啥没啥，近来几年，就连这（他轻轻拍着）以前给打伤过的腰，也不怎么疼了。”原来他被土匪绑去过的，在三十年以前——

“兄弟就这么给打死了，我呢，花二百两银子才赎回来。那时还有钱呵！可是陈家沟李家沟——唉，好大两个庄子，都是自家儿的——都住不成了。还有几百垧地，也只好都扔了，搬到延安府的乡下来住。”

我们奇怪：“当时怎没军队去打土匪呢？”

“从前的兵和匪呵，通和了，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嘿，就这么回事！”

“可是你那几百垧地全扔啦！”

他却愤然了：“地！地！地荒了！有粮无米！我就纳了二十几年空粮，好容易才到府里去花了几笔费把地推掉呢！哦，你该有数了吧？”

“那你没有地，怎么过活呢？”

“还种地呀！种城里李老——”缩了个爷字，“嘿，姓李的地！”

于是讲到那时候的佃租，讲到那时候一年四五十块钱的捐。“连米瓮底都刮得干干净净，我们就光着屁股啃南瓜的皮！”可是苦日子还在后面，不久兵荒马乱了，大兵日也来，夜也来，要这要那，临了还说他们信了“老共”，把他们村里足足七百多只羊统统牵了去。连柳树林都被齐根砍去一半，还放把火。可是，连天的火光却烤不干受苦人的眼泪。

他沉默了。头仍旧埋在两膝间，背脊梁在两个肮脏小拳头的捶打下面微微抖动。阳光照在红窗纸上象一张忿怒的脸，一枝边区自卫军的红缨枪，却在黢黯的屋角放着冷光。

突然——

“会长在吗？”

一个汉子肩上搭着个瘪布袋，手里带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了进来。是乡政府派收公粮来了。去了以后会长的老婆怨恨地露出一口黑牙说：“收小米，收麦子，一年几回！”我们问她详细情形，老会长答说一年只一回，不过分几回收；每回一村只三四升，他家只派到五六合。

老太婆骂人似地：“少是少，算起钱来可就多啦！”

“别睬她！”会长嘻开了厚嘴唇，拉我们走出来。“人家只

拔了几根羊毛，也不想羊是从哪儿来的！”

这半天他硬要我们休息，千方百计去找些轻工作来给我们做。我们便和他一起坐在窑洞外面的空地上摘豆荚，剥苕麻。窑洞外面是土墙圈成的院落。猪在槽里饮水，发出嗒嘴的大声。小猪仔把鼻子没在黑水潭里，在顽皮地拱。一只毛驴正站在一边。伏在角落里的老牛已经睡眼朦胧了，还咧着嘴。大群的白鸡来去角逐着，血色的鸡冠东倒西歪，有的还蹬起一只脚，斜一只金边眼睛向我们惊望……而这些活的新财富的主人，时常歇下手，捧着个在家里才用的古铜水烟袋，悠闲地抽烟。

“咱老汉今年六十三了，”他沉思地说，“上三十，好福气；中三十，真晦气；如今下三十了，世界可已经社会了。”

儿子长寿懂得“社会”两字的误用，卸下背上谷捆，对他白了一眼，对我们笑笑。

1938 年

收枪的人

卖枪的来了，时候是半夜。杨歧山应了一声，在黑暗中跳下炕，推了推睡着的伙计，赶忙将獭皮帽戴上，短皮袄裹紧，跑去开门。

门外，亮一些。灰白的天空下面，显出门前那棵老槐树的墨黑粗蠢的枝干。两个模糊的人影，背景是广阔寂静的原野；他俩，在微风吹过的白杨萧萧声中，都发出喘息；各人身旁自行车车轮的新钢条，散射着白光。

听见门开，其中一个问：“是杨老大吗？”

杨歧山听那粗洪的声音，看那高大的身材，早知是秦二保；却望着另外一个人影，诧异地问：

“你同着谁？”

回答说：“今儿我们赵老板来了。”

杨歧山很疑惑。正巧屋子里射出灯光来，他横跨一步，黑影就从卖枪的身上滑开。他看见那老板是个矮小的人，头上戴着太小的破毡帽，身上穿着太大的破棉袍，一望而知是故意的装扮；他的面孔又黄又瘦，鼻子很长很尖，而眉毛粗黑，两粒小眼珠极明亮，也在审察对方。

“好极了！”杨说。“欢迎欢迎！请进吧！”

四个车胎全给压得扁扁地，从门槛上滚过。杨歧山瞥着

那车杠上和车后座上长长短短的大包小扎，心里盘算着，关上了门。

“且慢！”老板制止秦二保。那边秦二保刚刚弯腰，动手解货包；听喊，就回转头来，黑油油的脸上，两只眼睛滑稽地眨白，嘻开嘴，疑问地对老板望。

赵老板坐在炕桌边，破毡帽放在油灯旁。刚刚搔了一会光头皮，和杨歧山隔桌来往了几句客套，现在又翘起“兰花指”，嗅了一撮鼻烟，没有对秦二保看，嘶哑的喉咙又说了两个字：

“别——慌！”

听了他的话，杨歧山的眼睛细了起来，平静地微笑着，对秦二保说：

“对！歇歇吧！咱们谈谈！”

这时，正在好奇地捏捏这包、摸摸那扎的杨的伙计，一个永是象生气般凸出厚嘴唇的年轻人，便也避忌地缩了手。

秦二保笑着，竖立了高大的身体，拉下缠头巾，在后颈上擦拭，就象一个为难的人搔着头皮一样。他一面慢慢地走到炕前，一面瞟着杨歧山，作了个鬼脸。

各人的心里全明白；就只等老板开口。

赵老板藏了鼻烟壶，又掏出烟管抽烟。默默地，似乎在斟酌什么话。杨歧山等不及，正想先说，忽地老板抬头问：

“前两批货都收到吗？”

杨点头：“都收到了。”

“数足不足？”

杨又点头：“足。”

“货好吧？”

杨微笑。

老板仍抽烟。又敲去烟灰，重装新烟；一面嘶哑地，发起牢骚来：

“哎！平川地方，做这行买卖可真不容易呐！皇军吗，查得紧！老百姓吗，藏得紧！别说好货少，就是坏货也难得！”

杨问：“今儿路上没遭遇麻烦吧？”

老板摇头：象回答，又象感叹——

“难！现在在平川掏货呵，嘿，秦二保知道，要什么本钱！”

说着他的嘴阔了起来，瞥一眼秦二保。秦二保忙装出同情的神气，对他点头；过后又笑着望杨歧山。杨早知道：老板和太原伪警务局暗下有勾结，在民间搜枪，硬抢软骗，从来不费一个钱。他用眼珠对老板有含蓄地笑着，好象说：“彼此心照不宣吧！”一面却打算：怎么使货能到手呢？却不防老板突然问：

“今儿老大预备付多少钱？”

这却使杨歧山差点被问住。老板正伸出颈项，抬起眉毛——鼻子就似乎拉得更长，睁着两粒黄晶晶的眼珠，紧逼地盯着他。他来不及想，早已满不在乎地大笑起来：

“哈哈！是不是老板不放心？”

“不是那个话！”老板沉着地。“你老大是明白人，知道做买卖难，我们本小利微，要得维持下去呀！”

“我却要拆老板的台呢！”

“嘿！我才放心呐！瞧：给你一次赊，二次欠的，今儿又来第三次！要不是你老大，换了别个人，怎么样？哼！你问秦二保！”

秦二保笑着说：“那是钱来了货去，没什么说的！”

“哦！”老板得了证明似地，瞧着杨歧山。

杨歧山早又很坦然。在獭皮帽下，在羔皮领里，他那宽大的脸上，仍眯着眼睛微笑；抿紧的嘴角，也加深了和蔼的笑涡。连昏黄的灯光在他脸上都发红，他优雅得就象绅士一样。现在又赞赏地，对老板点头：

“对！只要你相信就好了！”

“相信是相信；你今儿还不付钱吗？”

杨张大眼睛，不禁又笑起来：

“你叫我怎么说呢？你知道，钱是不算多；就加上这一次，才不上千吧？可是今儿却没有！”

“还是没有！”

“老老实实还得——”杨伸出一只手对他翻一翻。

“十天？”

“十天！”

“他想赖！”赵老板心里想，气得不说话；白着眼，别转脸去，瞪着秦二保。

秦二保搭讪道：“这可怎么办呀！前两回我给老大拍胸脯担保，老板都相信，那是为的老大跟四支队的关系搞得好，代办吗有公款，出进都大手笔，赊呀欠呀，也不过早些迟些；可是今儿你当着老板急用，总也得付一些呵！”

“什么！”老板气得发跳。“你说付‘一些’！我却非要前账付清，说不上这次货！”

“嘴！”旁观的伙计尖尖地张开厚嘴唇，不觉出了声。

杨笑道：“那你今天不得钱，货回头？”

老板一愣；随又青筋暴胀起来，指骨在桌边上敲响：

“为什么不！我是偷来白——？”

别人显然都领会了没有出口的“送”字。年轻的伙计不禁又忿然地冷笑：

“哼！真象我们要烂他账似的！你就走！反正人家弟兄等枪用，你——”

“我等钱用！”

老板狠毒地射了他一眼；手指颤抖着，几次装不成烟，还气愤愤地咕噜，“买卖是买卖！可不是玩笑呵！”

说过他扯扯破棉袍，还想说什么话；可是杨歧山已经起身道：

“那就不用谈了！人家约定我二十号晚上才有钱，我今儿没，那有什么办法呢？这回就只好枉劳驾，等二十号钱领来我们再爽爽快快地交易吧！”

谈判破裂，几个人的眼光不觉又转到货上去。在烂锄柄、破驮鞍、煤块砖泥堆边，那闪亮的车轮，那彩色橡皮套的车柄（投影在墙上象对牛角），和那满满结绑着的货，都显得很高贵，又显得很不安；它们是刚偷过了三道“皇军”的哨兵线，似乎喘息未停哩！

赵老板的眼眶火烧般红。他突出眼珠，久久地瞪着杨歧山。杨歧山还是和蔼地微笑着，不过那冷森森的眼光，和弯弯

地抿紧的嘴唇，直使老板的眼光低下。但老板突然坚决地戴上毡帽，说：

“好！既然如此，请把欠账付清吧！”

杨却很抱歉：“那可对不起！公事公办！二十一号劳驾到四支队去领！”

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叫出：“呀！四支队我哪去找？”秦二保已经在响着车铃催他道：

“走吧走吧！快天亮不能走了！”

半点钟后，双方已和解，而买卖也成功了。

地上点了四支烛，又加油灯，显得很光明。三个人蹲在那旁边，将货包打开……他们的黑影蔽着炕。

在炕上，昏昏的烟灯烧燃着。而一只新的白铜烟盘，却耀眼地亮。那盘的四边雕镂的有寿字的图案，和细巧的花纹，盘里放着烟杆，烟枪，烟杯，烟灰盒，烟戥子……一整套精致的烟具；那还是两个月前，老板在太原买的。

赵老板躺在烟灯旁，面孔发青，拚命咬住呵欠，眼泪还直流。因此他手里的铜杆子上，那十五块钱一小两的宝贝，正慌忙地在火边发泡，而且嗤溜溜地叫。

秦二保却不知打哪儿学来的腔，拉着点货调，在严肃的哼唱里不时扮鬼脸。

“哎……来了短山药蛋一支哪……又来德意志驳壳一支哪……又来没有柄的六五步枪两支哪……又来没有柄的七九套筒一支哪……”他滑稽地眨眨眼睛：“哎……要请杨老大吗看清哪……又来新冲锋枪半支哪……又来席克手提司吗半支

加上半支哪……又来六轮子一把七支哪……又来八音子一扎三支哪……”

他叫着土名，一件件点交。伙计那生气般的嘴唇也按捺不住的嘻开笑，一件件接收。坐在旁边一块煤块上的杨歧山，右手拿铅笔，左手拿货单，正张大眼，十分注意地从货单看到货件上……

“老大！”

赵老板叫。他已经抽了一筒鸦片，却还是全身骨节都脱了臼似地没劲；勉强撑起上半身，对杨歧山伸出他的枪。杨歧山转过头去，笑对他摇手。

接着就点子弹了；尖头的，圆头的，六五子和七九子；细而长的，机枪子；短胖而有腰痕的，“冲锋”子；还有各式手枪子……大部分锈得发绿，也有的亮晶晶放光；都一五一十地，发出金属的磕碰声，从这边抛到那边。

屋子里，烟雾渐渐地浓了起来，那股强烈的刺激味，使炕下的人都皱眉。

“嗤——嗤——嗤——”老板正上劲。

在他枪声的掩护下，秦二保低声告杨：有八支很新的济南枪，和三挺半旧的轻机关，他极想“拉”过来，可恨老板不肯，已经用好价钱卖给黑军乔××部队去了；自从他去到老板手下，老板已经有过好几批货暗下供给伪警务局，和卖给忻崞一带的黑军；不过老板仍还有枪支子弹的存货，和许多手榴弹。此外，老百姓间的枪支也还多……他用手势代替着一部分语言，说到“老板不肯”的时候也没明言，只在黑脸上露出咬紧的大黄牙，恨恨地摇头，手从肩食指指炕……